

把沙窝窝变成金银仓

蒋巍



浏阳河边是家乡

谭仲池

“浏阳河，弯过了几道弯，几十里水路到湘江……”

离开浏阳30年了，可家乡的浏阳河时刻在我心间流淌。

去年年初，听说浏阳河通过治理，水质大为改善。年底，又成为全国首批18个示范河湖之一。不禁想起自己在浏阳工作时，一遇汛期，山洪暴发，满河漂浮着垃圾，还有沿河工厂流出的黑色废水。那时的我，常常为此感到焦急、忧虑，常常站在河岸边想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还浏阳河一河碧水？

如今，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激动不已，迫不及待想回家看看。

就在今年5月，杜鹃花满山开放的时节，我又一次回到浏阳。

车在去浏阳方向的高速公路上疾驰。公路两边的田野，荡漾着禾苗簇拥的绿色波浪，一直涌向苍翠的远山。伴岭依坡建起的错落有致的农舍，白墙黑瓦，点缀着翠绿的山乡，一切让人赏心悦目。不一会儿，厂房林立、车流穿梭、绿树掩映的国家级浏阳高新产业园就出现在我眼前。我知道，这里原是一片贫瘠的荒地，野草丛生。20年前，浏阳敞开大门，引进生物医药、电子信息、智能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。现在，一大批高科技人才在这里落户创业，让这里的面貌大为改观。

进入浏阳城，一条宽广笔直的柏油大道一直向前延伸。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，显然经过了精心修剪，看上去整齐而有层次。透过树木间隙，可望见一片片整齐的楼房，耸立在蓝天白云下。还有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图书馆、体育馆、欧阳倩大剧院、立交桥等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这座城市的美丽景致和蓬勃气息。进入新世纪，浏阳城继续向西拓展，建起了金阳新区，面积拓宽了十几倍。浏阳正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文化重镇。

我清楚记得，1979年10月，我从乡里调到县委机关工作。那时浏阳经济十分落后，整个县城不到6平方公里。绕城而过的浏阳河上，只有一座水泥浇筑的拱桥。一到枯水季节，河里大小不一的石块便露出来，让人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当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，市民的饮用水只能靠井水或到浏阳河边提水。我那时住在岳父家，就经常在傍晚时分，沿着通向河边的小巷，踏着麻石铺就的阶梯，去河边取水。

如今，浏阳变了，变美了，变富了。浏阳人一直向往的“满城烟花、一河诗画”的现实美景，已经鲜活真切地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站在河岸边，我禁不住浮想联翩。浏阳的发展如此迅速，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密码吗？这座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源又在哪儿？历史的风云在我脑海中回荡。红色的记忆，再次重温。

1926年7月24日，叶挺、林伯渠率领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和第六军一部由醴陵进入浏阳。闻讯而来的群众，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，扎彩楼，放鞭炮，敲锣打鼓，送茶水送鸡蛋。在叶挺、林伯渠的帮助下，10月，浏阳第一次党代会在文庙召开。

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。影像中国

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。影像中国

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。影像中国

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。影像中国

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。影像中国

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。影像中国

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。影像中国

壕大队(白泥井镇)却一片沉寂。因为这里沙梁连着沙丘，又是大风口，队员们认为树苗种下去不是渴死就是被风刮走，“干了也是白干”。只有大队长石光银不这么看。社员大会上，石光银苦口婆心地动员群众：“我虽然当了大队长，可大字不识几个，为什么？因为父亲领着全家老小先后搬了9次家，哪有机会上学读书？”然后他点名问那些逃难过来的老乡：“如果不治沙，我们就一直搬家吗？我们的娃娃也要像我们一样，读不了书吗？”

这一年，石光银32岁。他从小听着老爸唱红歌长大——陕北老辈人都会唱，都爱唱，那是永恒的记忆和情感，是血脉中流出来的歌。跟父亲去放羊时，父亲鞭子一扬，一嗓子能吼出十里地。回到家，小光银还在门外帮母亲干活呢，躺在炕上歇息的父亲又开唱了：“千军万马介支个江边站，十万百姓泪汪汪……”红色根脉就这样深深扎在小光银的心底。长大了，入党了，20岁当上大队长了，常去县上乡上开会，受的教育更多了。因为从小饱受风沙之苦，石光银上任后便带领队员在村里村外、地角周边种下数千棵树。几年过后，四大壕大队已是绿树成行。眼下，党和政府动员群众承包沙地、造林固沙，可大伙儿生怕血本无归，没人敢挑头干。咋办？

“不治沙就拔不掉穷根子。我是党员，必须站出来给大家做个样！”石光银下定决心。

三战狼窝沙

石光银跟他爹一样，性子急、脾气倔、骨头硬，想定的事情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他走家串户做思想工作。没资金？我出！没口粮？我出！赔光了？算我的！最终说动了7户人家，由他牵头与乡政府签订了治沙造林3000亩的承包合同。早年，榆林地区动员群众造林治沙喊出的口号是“向沙漠要田要粮”，石光银喊出的口号更具体：“向沙漠要奶要蛋。”队员们瞅着光秃秃的大沙漠，不禁哈哈大笑，你小子太有想象力了！

石光银豁出去了，砸锅卖铁也要干。1985年春，他不顾妻子反对，硬是把家里的一头骡子和24只羊卖了。这可是多年来好不容易攒下的家产啊！可还不够，又从银行贷了2万元，为的是买树苗和工具，给7户劳力发工钱，一天4块钱。那个时候，对农民来说，每天4元钱可是不小的数目。7户人家总共出了12个劳力。石光银带领他们背上行李、工具和树苗，“浩浩荡荡”开进狼窝沙。狼窝沙地势较低，挖下一两米就能见水。大家甩开膀子干开了。白天开沟引水，挖坑栽树，夜里裹上破棉袄，找个沙坑倒头就睡。天天喝的是沙窝水，吃的是又干又硬的青稞面饼或苞谷饭，满嘴沙子咯咯响。遇上沙子暴，大家就住一起凑，免得谁被沙埋了。为抢时节，每天种下上千棵树苗，人累得精瘦，皮晒得干硬，一碰就破，鲜血直流。脸晒得黧黑，一层层蜕皮，回家把妻子、孩子都给吓一跳。但不管怎样，眼瞅着一排排绿油油的杨树苗、柳树苗、灌木苗不断延伸开去，大家还是很有成就感。哪想到，这一年偏偏遭逢春旱，加上风吹沙埋，90%的树苗没活过来，首战狼窝沙便告失败。大家垂头丧气，有的人甚至不想干了。

石光银可不是轻易认输的人。第二年开春，他动员了70多个人再战狼窝沙。苦干了一个春天，又遭逢干旱，又宣告失败。石光银蹲在沙梁上，瞅着那些东倒西歪的枯黄树苗，脸色阴沉，两眼血红。看到石光银蹲在沙梁上一动不动的背影，全村人沉默了，谁都不愿意说一句责备他的话。他们理解石光银是好心，他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大家，才不惜舍出一切造林治沙。这颗火烫的赤子之心，他们品了十几年了，对石光银，他们心里只有感动和敬重。

两次失败，逼着石光银另寻成功之路。乡党委书记对他说，你不能闷头傻干，到县林业局找专家，请教请教，再去造林成功的地方取取经，路费我给你

掏。转了20多天，石光银信心百倍，装了满脑子的新知识新技术回来了。转年，也就是1987年，他第三次组织人员挺进狼窝沙，没想到呼啦啦上来百十号人。石光银感动得不行：“我铁了心，这辈子一定把治沙干成功，死不回头！”老乡们说：“我们跟你干，不成功不回头，成功了更不回头！”全场大笑。

这回完全按科学办事了。把沙地垒出一块块1米见方的格子，四边插上矮树杆当栅栏，格子里撒上网沙草籽，中间挖坑栽树苗。真是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，这一年春夏雨水也特别丰沛，栽下的树苗，眼看着就长了起来！一片蓬勃的绿意让大伙儿高兴得直抹眼泪。接着又干了两年，3000亩承包沙地全部绿化。石光银成了全县全市的治沙典型，各种荣誉纷至沓来。不过很少人知道，这会儿的石光银已经倾家荡产了。三战狼窝沙，他把卖骡卖羊、砸锅卖铁的钱都分光用光了，还借了数万元的债，还欠着不少乡亲的工钱。家里几个月看不见肉星星，儿子的学费也拿不出来了。

不久，石光银当选为四大壕村党支部书记。这一干又是10个春秋，旧的承包合同完成了，一刻不停再签新的。

村民们的工钱也整整等了10年，而且越滚越多。但没人向石光银要债，只要看到他在村里村外忙碌着，扛着铁锹在沙地和林地上奔走着，大家的心里就感到踏实。

石光银心里却过意不去，他对村民说：“让会计记上账，我一定能找到来钱路，一分钱不会少大家的！”

治沙也能致富

事业是血肉之躯垒出来的，主意是艰难困苦逼出来的。

石光银想，造林治沙是有利国家、有利群众的大好事，但多年的苦战让他也意识到，造林治沙不挣钱，就算有收益，也得等到十几年几十年以后树木成材了，才能搞点间伐什么的。可瞅一眼他和乡亲们流血流汗栽培的小树苗，棵棵都金贵得不得了，谁舍得去砍啊！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要是连大家的工钱都发不出来，年复一年的谁能挺得住？他左思右想，终于逼出来一个主意：以副业养主业。什么是主业？就是造林治沙——那是他生命的全部！

发动群众，各家各户养起了羊，村上的砖厂、苗圃也办起来了。经济压力有所缓解，群众生活有所改善，每年种树也有了一定资金，但还是不够还贷还债。1998年12月中旬，榆林下了一场大雪，连绵的林地和远处的沙梁沙丘一片洁白，银光闪闪。瑞雪兆丰年，石光银很高兴。他戴上狗皮帽子，拿麻绳把大棉袄拦腰系紧，扛起铁锹出了门。这是他的惯例，三五天就去巡查一次林地。在村口，遇上几个打工归家的小伙子，他们扛着大包小裹，热情地跟石光银打着招呼，说过年时一定要请书记到家喝顿酒。分手后，石光银的心情暗了下来，他想起还欠着村民们的工钱。是啊，按中国农村的惯例，年关前一定要把欠债还上，这样自家过好，人家也好过，也是讨个新年的吉祥。可眼下上百号村民，十几年的工钱还压在他身上，大家虽然不说，但他心里能好受吗？尤其村里还有20多家贫困户，10多个病残孤寡老人，过年过节，当村支书的还要带点年货上门慰问，咋个见人啊！

晚上，石光银吃罢饭，双手架着脑袋躺炕上，一脸愁闷。迷迷糊糊间，电视里的几句话忽然钻进耳朵，说的是广东一个村庄为发展产业，大家集资入股搞起了股份制。股份制？石光银腾地坐了起来，瞪大眼睛盯着电视仔细听，可惜这条新闻没几句话就过去了。石光银却兴奋得一拍炕席，拍出一股黄尘，重要的话不由得连说3遍：“好主意！好主意！好主意！”他第一时间想起了儿子。儿子高中毕业后曾外出打工，走南闯北，眼界和知识面比他宽广。小伙子从小对老爸的印象就是“不管家、专治沙”。后来他成了家，见老爸一直坚持领着乡亲们造林治沙，很是感动，于是辞了外面的工作，跟

着老爸钻沙窝窝里种树。这个雪夜，石光银蹬上鞋匆匆来到儿子家，父子俩盘腿炕上，烫了一壶酒，头对头、碗碰碗，兴致勃勃地谋划了大半夜。转天，石光银跑到乡党委，把自己的构想做了汇报。书记、乡长表示大力支持，说：“光银啊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能倒！咱海子梁乡的沙漠有多大，你的事业就有多大，甩开膀子干吧！”一番话说得石光银热血沸腾。

一周后，开了四大壕村民代表大会。石光银说：“20多年来，欠了大家钱，这个账大家记得不？”村民哄地笑了：“分分钱都记得，你别想赖账！”“大家放心，村会计也有账哩，我赖不了。不过今天要说个实情。”石光银表情很严肃，“这些年为治沙，我砸锅卖铁，就差把裤子当进去了。大片林子是起来了，可忙到现在，还是两手空空。这笔债到底咋还？啥时能还？眼下快到年关了，为这事我天天睡不着觉……”治沙以来，这是石光银第一次对大家说软话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不知他这是咋了。石光银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：“不过我憋出一个道道，咱们合伙搞个股份制治沙公司，大家把我的欠债当股金入股。以后大家绑一起干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大力发展种植业、养殖业和村办企业。相信集体的力量肯定比分户单干强！赚了钱，除了集体提留，大家年年按股分红，你们说行不行？”

村民们觉得这是个新招。道理、办法说清楚了，全场一声吼：“行！”

历经多年锤炼，石光银的眼界宽多了，雄心也大多了。1999年1月25日，他们的治沙公司宣告成立。股份制果然灵。以往村民在村办企业里当力工，现在变成股东；以往养羊是自家的事情，现在成了大型养殖场，存栏上千只；以往副业各干各的，现在办成产业和农场。后来，砖厂办得红红火火，村民一天就能拿到七八十元工资。老债清了，资金足了，毕生深感没文化之痛的石光银干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在村里盖了两座二层楼房，建起了村小学，周边人家闻风而至，都把娃娃送上来上学。接着又改造了村里的危房老房，拓宽铺建了道路，制定了清洁卫生制度，全村面貌、环境焕然一新。公司还兴建了一座造林治沙历史展览馆，全面展示四大壕村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史。经济发展，力量显得不够了。于是，经上级批准，海子梁乡决定将相邻的两个村与四大壕村合并，更名为白泥井镇，一座集造林治沙、种植养殖、旅游观光、科技示范、农工牧一体的绿色小镇拔地而起。

没想到，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石光银一夜白了头。2000年3月12日植树节，儿子押送一车树苗冒雪往回赶路，不幸遭遇车祸，猝然离世，年仅38岁。老伴哭得昏天黑地，石光银把脑袋“砰砰”往墙上撞，三天三夜没吃饭。过后他好像变了个人，天天一声不吭埋头栽树巡林，不时含泪抚着一棵棵亲手栽下的树，像在抚摩自己的孩子。“儿子没了，我就把树当孩子养了。”后来学习林学专业的孙子接了父亲的班，义无反顾地站到爷爷身边。一家三代，接着干！

大片的林子郁郁葱葱生长起来，但因榆林气候干旱，不少杨树柳树枯死了。已成为绿化专家的石光银意识到，这类树木抗灾能力差，经济价值低，他决定大规模更新换代，改种樟子松。乡亲们被吓了一跳，一亩樟子松投资要三四十万元，换得起吗？石光银说：“你们以为这是把钱扔给沙地吗？这是给我们的儿子孙子重孙子、世世代代儿孙投的资啊！”自此樟子松全面铺开，如今已长成了浩瀚的一大片。

从20岁干到现在，石光银牢牢扎在了毛乌素大沙漠里，带领乡亲们造林固沙5万多亩，植树5300多万株。如今治沙公司年产值达1亿多元，纯收入上百万元，极大提高了乡亲们生活水平。治沙竟然能致富，这是村民们万万想不到的。有人问石光银，你自己想到了吗？石光银说：“一开始也没想到。小时候老天给我留下一条命，我就一门心思想着把沙子治好。”

题为毛乌素沙漠远眺。

影像中国



致敬功勋党员⑦

这是一位肤色黝黑、寡言少语的老农民。

2021年6月的一天，阳光透窗而入，照亮了他棱角分明的脸庞。几位年轻人部笑盈盈地帮他换上一套笔挺的黑西装，系上一条鲜红的领带。他瞅瞅镜子里的自己，打趣说：“这样好，这样风沙就不会钻进领口了。”就这样，石光银从西北大漠飞到北京，踏着长长的红地毯步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，光荣地领取“七一勋章”。

那一刻，全场掌声响起。那一刻，石光银的眼睛湿润了。

石光银是一个有梦想的农民。但在少年时期，他的梦想从未越过毛乌素大沙漠的边缘。如果没有后来对大沙漠的决绝抗争，他极有可能和祖辈一样，挣扎在沙窝窝里默默老去。人的一生，转折点常常是悄然到来的。18岁那年，青年农民石光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豁然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。从此，他的梦想像风帆一样高高扬起。

站出来给大家做个样

石光银的故事要从他小时候的一次遭遇说起。

6岁那年，他正和小伙伴金锁在沙梁上玩耍，遮天蔽日的沙尘暴突然就从地平线那边扑了过来，两个娃儿被卷到黄沙滚滚的半空中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小光银晕头涨脑溜溜溜随着风沙从天而降，滚落在一片草坡上，被一位牧羊人救了起来。3天后，父亲找到这里，小光银才知道自己被刮到了很远，而他的小伙伴金锁则再也找不到了。

这件事给石光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长大后，他说：“老天既然把我的小命留下了，就要为乡亲们干些实事、好事！”

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。白天三两土，晚上接着补。”以前，黑鸦鸦的沙尘暴时不时就会突然从地平线上猛扑过来。天地顿时消失，白昼暗如黑夜。沙尘暴过后，土墙被推倒，羊群被刮散，农田和水井被掩埋。遍地黄沙一直铺到天边，留下令人绝望的干旱、荒芜和赤贫。资料显示，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年间，榆林地区有6个城镇、412个村庄、210万亩农田被流沙吞没，“堆沙高及城堞”。沙进人退，人们牵着骆驼一次次远走他乡。十几年间，石光银的父亲带着全家老小总共搬了9次家，最后落脚在毛乌素沙漠北缘的榆林市定边县海子梁乡四大壕村。3年后，黄沙又逼近了家门，本来还想搬，但他的父亲累垮了，病倒了，实在搬不动了。

新中国成立不久，人们喊出了“向沙漠要田要粮”的口号。党和政府先后组织数十万民工扛起铁锹、背起树苗，像打仗一样，一波接一波向大漠深处推进。毛泽东同志发出了“绿化祖国”的伟大号召，从此“植树造林、绿化祖国”成为全国人民奋起响应的国家行动。1957年，榆林组织近20万群众和1个团的解放军官兵，连续奋战3年，修建了10条大型水渠，建成八大林场，并首创飞播草籽技术，600多万亩沙地被植被覆盖。农林局老局长杨增占带领群众苦干18年，挖出35公里长的“沙漠运河”。1974年，补浪河公社成立一个屯垦制的“长城女子治沙连”，冬季搞军训，春季搞造林，平时种粮菜。历经三代人艰苦奋斗，绿化沙地1.5万多亩。

紧接着，改革春风吹来了。各地敢想敢干的农民纷纷与村委会签订承包沙地合同。但是，定边县海子梁公社四大

